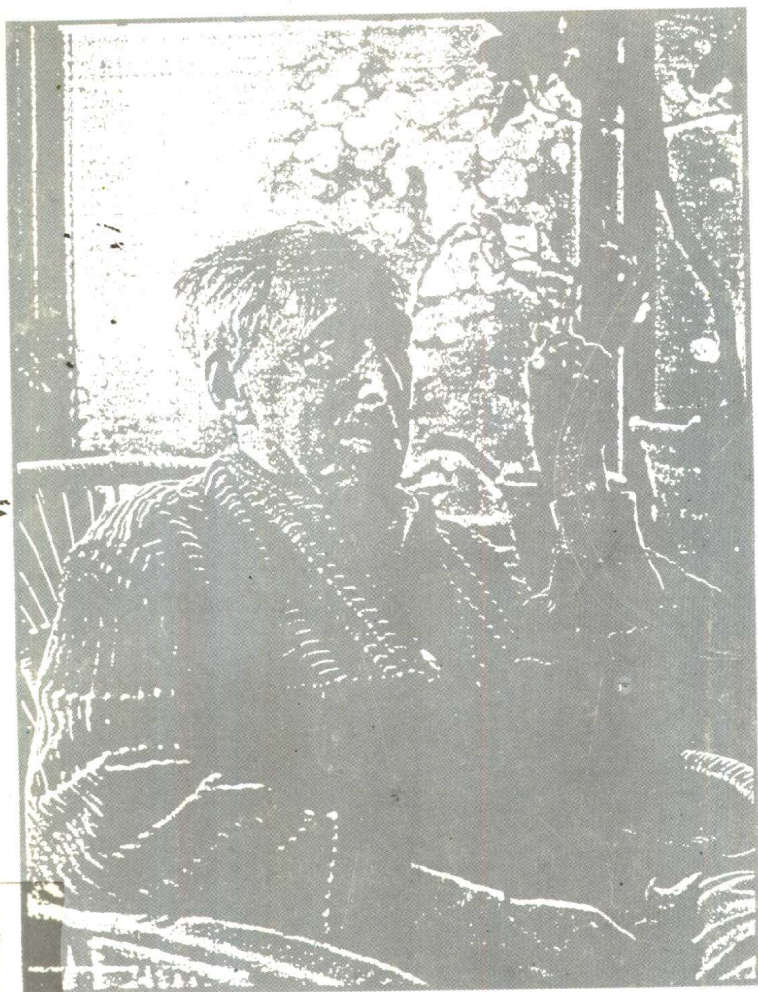


人 · 歲月 · 生活

〔蘇聯〕愛倫堡著
馮南江 秦順新譯



花城出版社

I512.55

人·歲月·生活

〔蘇聯〕愛倫堡著
馮南江 秦順新譯

8

100345

47



100347

花城出版社



北京联大

00072881

粤新登字05号

人·岁月·生活

〔苏联〕爱伦堡 著
冯南江 秦顺新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番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1插页 350,000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90册

ISBN 7-5360-0998-4/I·893



定价：7.80元

出版说明

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91年出生于基辅，1907年在莫斯科上中学时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和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1908年被捕后即脱离组织，不久获释，于同年底流亡巴黎，1910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伦堡曾以军事记者的身份赴法德前线采访。十月革命前夕，他回到俄国。从1921年起，他作为苏联报纸的记者长驻国外，并开始发表小说。他的长篇小说《胡里奥·胡列尼托及其门徒奇遇记》曾引起列宁的注意，《十三只烟袋》和《Д. Е. 托拉斯》等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尖锐的批判，长篇小说《第二天》等歌颂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的成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爱伦堡以法国的沦亡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获1942年度的斯大林奖金。大战期间，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笔锋犀利的政论，揭露和控诉法西斯的暴行，号召各国人民奋起抗争，这些政论使他饮誉全球。

二次大战结束后，爱伦堡积极投身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并继续写作。他战后写的一部反映战时生活的长篇小说《暴风雨》，获1948年度的斯大林奖金。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发表了

中篇小说《解冻》和不少文艺论文，六十年代又发表了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上述作品在苏联文艺界均曾引起激烈争论。

爱伦堡于1967年逝世。

《人·岁月·生活》共六部（译成中文约一百二十万字），从1960年起在苏联《新世界》月刊上连载，后经作者增删修改，收入苏联作家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九卷本《爱伦堡文集》的第八、九两卷。这部作品主要有两大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作者的自传，另一部分是作者对同时代人（主要是诗人、作家、美术家、科学家等文化界名流）的回忆。这个节译本就是译者选择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对五十一个同时代人的回忆编译的。

节译本第12—22章、第32—34章由秦顺新翻译，其他各章由冯南江翻译。

《人·岁月·生活》原著各章无标题，文中亦无注释，节译本各章的标题和书中的注释都是译者加的。

冯南江

内 容 简 介

爱伦堡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著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暴风雨》等，两度获斯大林奖金。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接连发表小说《解冻》和不少文艺论文，以及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这些作品均在苏联文艺界引起激烈论争。

《人·岁月·生活》共六部，本书特意选择原著对五十一个同时代人的回忆部分编译而成。在这些中间，有将军、作家、画家、演员，但无一不是著名人物。在书中，每人一章，每章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生故事。我们可以从中熟悉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阅历，人生态度和艺术体验；通过这些代表性人物，重温昔日的艰难时代。

作者兼具历史家的渊博，哲学家的深邃，和文学家的敏感。文笔凝练、生动，充满激情和诗意。

目 次

- 1 巴尔蒙特..... (1)
一场空前的风暴逼近了，但一个落伍的抒情诗人
却向刮来的第一阵风提出了天真的请求——但愿
是一阵微风
- 2 沃洛申..... (10)
“他来到五光十色的时代——却只有孤独”
- 3 阿·托尔斯泰..... (23)
每当我看到他那巨大的、沉重的头颅，我总觉得：
这个人是什么都记得的，但记忆并没有压倒他
- 4 莫迪利亚尼..... (38)
如果有人想了解莫迪利亚尼的悲剧，那就让他别
去回忆印度大麻酚，而去回忆一下窒息性瓦斯，
让他去想想茫然若失的、麻木的欧洲，想想这个
世纪所经历的曲折蜿蜒的道路
- 5 莱热..... (46)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面前是鉴赏家们挂满了他的画
的客厅的墙壁，因此他就看不见新的社会建筑的
墙壁了
- 6 里维拉..... (52)
他属于那样一种人，这种人即使不进门，不知何
故也会一下子把房间占满。时代迫使许多人后退，

他却没有让步，于是时代就只好后退了

- 7 毕加索..... (63)
仅仅由于一只鸽子是不可能认识毕加索的，但是
要想画出一只这样的鸽子，却必须成为毕加索
- 8 勃留索夫..... (77)
“生活中的一切仅仅是用来创作嘹亮诗行的工具。”
- 9 茨韦塔耶娃..... (87)
“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
- 10 马雅可夫斯基..... (99)
马雅可夫斯基不仅摧毁了过去的美，也摧毁了自己；
他的功绩的伟大在于此，他的悲剧的关键亦在于此
- 11 帕斯捷尔纳克..... (115)
他听得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听得见心脏的跳
动、青草的生长，却听不见时代的脚步声
- 12 曼德尔施塔姆..... (126)
他从来不曾回避自己的时代，甚至当捕狼的猎犬
把他视为异端时他也是如此
- 13 梅耶霍德..... (136)
“.....我已六十六岁。我希望我的女儿和朋友们有
朝一日会知道，我至死仍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
- 14 杜罗夫..... (150)
他直到临终还是马戏演员，他诅咒竞技场，但没
有它又不能生活
- 15 叶赛宁..... (158)
“诗不是甜点心，用卢布是买不来的”
- 16 泰罗夫..... (170)
“他不祷告上帝，也不懂斋戒”

- 17 杜维姆 (177)
杜维姆患广场恐怖症：他很难穿过一个大广场。
然而他又不得不多次越过荒地和沙漠；从一个时
代走进另一个时代。
- 18 别雷 (191)
“他相信金色的光辉，却死于太阳的利箭；他用
思考衡量时代，却不善于度过一生”。
- 19 列米佐夫 (199)
其实他的命运远比他能想象的东西更为荒诞
- 20 奈兹瓦尔 (206)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顽强地抵御着刨子和
推子的进攻以及岁月的校正
- 21 马尔基什 (215)
他既不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家，也不是一个盲目的
狂热分子，小笛子接触的是一个勇敢的成年人的
干燥嘴唇
- 22 巴别尔 (222)
生活对他却不是五月的草地
- 23 德斯诺斯 (236)
他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但他的热情以及他的温和
与人道主义吸引了我
- 24 梅尔 (244)
生活中也需要有白鹅
- 25 伊斯特拉蒂 (252)
要了解一个时代，不能只根据铺设汽车路干线的
工程师，还要根据那些在夜里绕道而行的走私贩子
- 26 罗特 (257)

我忘不了我常在他脸上看见的那种淡淡的、稍稍
有点忧郁的笑容

27 帕斯金 (262)

艺术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生产”，但没有任何
人想到要保护诗人或美术家，人们常常忘记，从
这种职业本身的特点来看，一丝轻微的擦伤对于
他们都可能是致命的

28 托勒尔 (269)

托勒尔是为沉思冥想、为柔和的抒情诗而生的

29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 (277)

他们很想战胜冷漠、粗暴、高傲

30 纪德 (283)

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自私的家伙，他只不过是一
只蜈蚣

31 法尔克 (290)

我毕生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对钱财、安逸和富足如
此漠不关心的画家

32 海明威 (297)

我们应该保卫生活——这是我们这不幸的一代的
使命

33 马查多 (308)

他的一生是“一步步”度过的，有时同人们一起，
有时孑然一身；他从来不曾登上舞台——毕生都
坐在生活的最后一排

34 马尔凯 (315)

他寻找的是使我们感到吃惊的色彩

35 柯仑泰 (320)

- 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地方，记忆乃是一种累人的偏见
- 36 乌曼斯基 (326)
他憎恶官气，但他却不得不经常呼吸官气，说得
更确切一些，是被官气窒息
- 37 特尼扬诺夫 (333)
斯大林格勒大捷以后，许多东西看上去都变了样
子。街头和制服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特尼扬诺
夫既不受人欢迎也不合乎时代潮流
- 38 让-里沙尔·布洛克 (339)
“现在是军事记者的时代，而非作家的时代，是
战士的时代，而非历史学家的时代，是行动的时
代，而非考虑行动的时代”
- 39 格罗斯曼 (349)
他是个坚强的战士，但命运却对他特别无情
- 40 伊娜 (354)
人们早先是发现大陆、岛屿，不久大概就要开始
发现行星，但对于一个作家说来，无论在过去或是
在未来的一切时代，最重要的则是发现人的心灵
- 41 埃里奥 (366)
“我在极端的苦闷中因幸福而哭泣，生活对于我
既轻松而又艰辛”
- 42 爱因斯坦 (373)
他的一生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山泉
- 43 加拉克季昂诺夫 (381)
“你们是什么都可以对付的——你们是作家。可
我是军人……”
- 44 马蒂斯 (387)

他了解尘世的、肉体的欢乐并善于让别人分享这种欢乐

45 法捷耶夫 (394)

他喜爱诗歌，但更强烈地喜爱自己一生的基本路线，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同千百万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对主义的忠诚同斯大林的每一句话联系在一起，不管这句话是否正确，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

46 约里奥-居里 (406)

他曾说，每一个人都 在地球上留下痕迹，但对他的怀念却难以称之为痕迹——这不如说是创作，创伤和路标

47 孔恰洛夫斯基 (417)

他既不是殷勤逗趣的人，也不是在我们这里长期被视为公民道德的典范的那种招贴画式朝气蓬勃的人

48 聂鲁达 (425)

聂鲁达从未选择过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49 纳齐姆·希克梅特 (436)

“一些人熟悉各种草木，另一些人熟悉各种鱼类，而我却熟悉各种离别。有的人背熟了星宿的名称，而我背熟了离别的名称。”

50 艾吕雅 (445)

他的诗歌既超越了他的一生，也超越了重大的事件

1 巴 尔 蒙 特

我没有拜倒在巴尔蒙特^①足下的福气。在我开始写诗的时候，他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启示；我曾希望见到那个写下了“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太阳”的人。两年以后，我认识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他的诗里有许多东西是可笑的了——我非常崇拜勃洛克^②，读安年斯基、索洛古勃、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巴尔蒙特准时看见了太阳，而我看到巴尔蒙特的时间却迟了。

我是在1911年认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当时他44岁。我知道他住在巴黎，不用说，我把我的第一部作品给他寄去了。巴尔蒙特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许多偶然的事件，有时候是戏剧性的事件。譬如，他曾两次沦为侨民；如果采用一般的称呼来说，第一次他是红色侨民，第二次则是白色侨

① 巴尔蒙特（1869—1942），俄国象征派诗人，1920年侨居国外。

② 勃洛克（1880—1921），俄国诗人，1918年创作的《十二个》是第一部歌颂革命的现代长诗。

民。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巴尔蒙特被血腥的镇压、马鞭的呼啸和绞刑架激怒了；他在国外出版了《复仇者的歌》——这是一本拥有极为高尚的感情和非常拙劣的诗句的书。他把尼古拉二世称为“血腥的刽子手”。尽管作品非常拙劣，沙皇依然动了圣怒，于是巴尔蒙特就不得不侨居国外了。直到1913年，康斯坦丁公爵（一个署名K. P. 的平庸的诗人）才呈请尼古拉特赦巴尔蒙特。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住在帕西街（后来这个地区成了白俄的定居处）。他的住处常有客人来访——其中有定居巴黎的俄国人，有从俄国来的人，有法国人。他邀我前去。那天晚上我是唯一的客人。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妻子是一个身材修长的漂亮女人，她热情地招待我，使我顿时摆脱了拘束，忘掉了。我面前是一个出名的诗人。我向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作客，经常呆在咖啡馆里或画家们没有炉火的、肮脏的工作室里，而现在我却置身在一个温暖而明亮的俄国人的家里了；主人请我喝茶；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小女儿尼宁卡在淘气。一切都那么奇妙而家常。只有主人的外貌例外：巴尔蒙特是很特别的。

要叫巴黎人感到惊奇是不大容易的，但是我却不正一次看见，当巴尔蒙特走过圣日耳曼林荫道的时候，行人却频频向他注目。1918年在莫斯科，人们提着小篮子愁眉苦脸地在街上奔走，有些人拉着小雪橇；又冷又饿，但是行人依然感到惊讶；在马路中央有一个火红色头发的怪人正在昂首阔步地行走，向灰蒙蒙的天空仰起他的头颅。

巴尔蒙特在年轻的时候曾想自杀——他从窗口跳了下去；他摔伤了一条腿，于是一辈子都有点儿瘸；他走得很快，就像一只习惯了飞翔而不习惯行走的鸟儿在跳跃。

他的脸色有时非常苍白，有时又作青铜色，绿色的眼睛，火

红色的胡须，火红色的头发，一绺绺的发卷披散在背上。在我经常接待的那些前来巴黎观光的人们之中有一位神甫：他一发现有人在看到他的时候发笑，就害臊地把自己的头发用发簪别住，藏在帽子里。而巴尔蒙特却以他的发卷自豪。他宛如一只偶然飞到异域的热带的鸟儿。

他客客气气地请我朗读我的诗作，不住地说“很好……很好……”——大概是想鼓励一个年轻的作者。后来他站了起来，开始读自己的作品。他的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的诗才开始衰退，——但是那有鼓舞力的、高傲的声音却使我颇为惊奇：他读诗的时候就像一个萨满教的巫师，这种巫师知道，他的话如果在恶魔身上不发生效力，在可怜的游客人身上也总会发生效力的。他会说许多种语言，但说任何一种语言都带一种口音——不是俄罗斯口音，而是巴尔蒙特的口音；“H”这个音他发得特别独特——不知道是法语还是波兰语。在他的诗里有许多带有长“H”的韵脚——“神圣的”，“鼓舞人心的”，“卑鄙的”，——他在读到这些字的时候声音拖得很长，显然颇为得意。

他有时叫我上他那里去；我在他家里见到过莫斯科的一些以学术和文艺的庇护自居的财主、法国的翻译家、他的狂热的崇拜者。

青年诗人马克·塔洛夫从敖德萨来到了巴黎，他说他是被迫离开祖国的，他在那里有一个未婚妻；他过着穷苦的生活；他读了自己的诗作：

我在此尝到了孤独的全部苦楚，

我的苦难在这儿开始。

我既无名字，又无祖国，

既无故乡，又无幸福和家庭。

每当他一再地对我们说，未婚妻等着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暗自发笑。（他在十年后回到敖德萨，未婚妻果真等着他。）塔洛夫渴望向巴尔蒙特朗读自己的诗作，我把他带去了，但是他窘得不知所措，竟把一只通红的炉子当成椅子坐了下去。大家哄堂大笑，而巴尔蒙特却已经夸奖起他还没有听到的诗作来了。

巴尔蒙特时而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时而兴致勃勃地大谈埃及、墨西哥、西班牙。所有的国家都被他描述得十分神奇，他仿佛走遍了全世界，但是他所看到的却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地图上所没有的，我把它称作巴尔蒙特王国。

关于他，契诃夫曾写道：“他说起话来很动听，很有表情，但只限于他喝醉酒的时候。”我常在咖啡馆里遇见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两三杯白兰地一下肚，他果然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说故事的能手；我看到的有时是牛津的那些供给膳食的小旅馆的古板的老板娘，有时是爪哇的魔术师，有时是醉心于巫术的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①。当谈话涉及黑颜色的时候，巴尔蒙特总要重复一句古老的格鲁吉亚咒语。阻止巴尔蒙特是办不到的。他常向自己的女伴喊叫：“我想逃到黑夜里去！叶连娜，你别反对！”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既庄严又可怜、既高傲又稚气的东西。

人们常把他和魏尔兰^②相比：酒精，音乐，天真。但是巴尔蒙特和“可怜的勒利安”^③不同，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读了许多书。他翻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诗歌：雪莱和卡尔德隆，卢斯塔维里和惠特曼，莱奥帕尔迪和斯洛伐茨基，布莱克和海涅，埃德加·坡和王尔德。埃及的古歌和保罗·福尔的诗经

① 苏联诗人，详见本书第8章。

② 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③ 魏尔兰的绰号。

过巴尔蒙特的翻译变成了同样的情调。他在情诗里所赞美的是自己的感情，不是接受他的诗作的女人，他在翻译别人的诗作时所陶醉的也是自己的声音。

他喜爱雄伟的东西：山巅，深渊，海洋。画家布拉克曾说，要善于用直尺去丈量灵感；巴尔蒙特大概会认为这话是一种市侩习气——他是靠批发为生的。他写起诗来就和女速记员那么快。他总是把同一本书献给一连串的人：从“我的幻想的兄弟，诗人和木士，瓦列里·勃留索夫”直到“具有一颗像林中小溪那样自由而清澈的心灵的柳夏·萨维茨卡娅”。《我们将同太阳一样》一书中的情诗就是如此：一首接着一首，每首都有名有姓地注明献给某人：“献给贝拉”，“献给奈蒂小姐”，“献给马辛格”，“献给克莱茨伯爵夫人”，“献给乌鲁索娃郡主”，“献给H……”，“献给P……”，“献给一个西班牙妓女”，“献给玛丽亚·芬”，“献给米特凯维奇”，“献给达格尼·克利斯坚逊”，“献给柳夏”……

在1917至1918年间，我在莫斯科见过他几次。他依然相信自己。革命的坚决性把他惹恼了：他不愿意让历史干预他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地深深坠入情网，然后又冷淡下来，他把这都写进了诗里。他以为时代也能像这样轻而易举地抛开：“这个夏天我不再把俄罗斯喜爱……”有一次我向他朗读了我的几首关于处死普加乔夫^①、关于报复的诗。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起初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后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

我听到过野蛮的语言，

听到过祈祷时的喊叫和嘈杂的合唱。

① 普加乔夫(1740—1775)，俄国农民战争的领袖，失败后被处死。